

于右任傳

王成聖

第一章 牧羊·逃亡

金城千里山川鍾毓

距今十年以前，民國五十一年元月十二日，

高齡八十四歲的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先生，在他的日記簿上寫着：

「我百年後，願葬於玉山或阿里山樹木多的

高處，可以時時望大陸（旁註：

山要最高者，樹要最大者。）我

之故鄉是中國大陸。不得大陸，

不能回鄉。大陸乎，何日光復？

」

又十日，于右任在日記上又

寫了如下兩句：

「葬我在台北近處高山之上

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

再兩天，元月二十四日，天

明時分，于右任寫下了他必將傳

為千古絕唱的一首遺歌。當神州

未復，迄民國六十一年筆者恭撰

本傳時止，海內外同胞，每一吟

誦，相信都會為之熱淚盈眶，盪

氣迴腸：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鄉。

故鄉不可見兮，

永不能忘。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陸，

大陸不可見兮，

只有痛哭！

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

于右任的故鄉，原籍陝西涇陽，著籍三原。

三原和涇陽是鄰縣。

民國以前，三原和涇陽同屬西安府。涇陽在

西安城西北七十華里處，三原在西安正北九十里

。兩個縣份同在清谷水以南，跟西安隔着渭河與

涇河。蘇東坡曾經得過佳句：「胸中涇渭分」，

那是說渭水濁而涇水清，而且越近合流的地方，

水色濁清越分明。柳宗元作鼓吹鑿歌「涇水黃」

，頭一句便是「涇水黃，隴野茫」，似乎他所看

到的水色，跟蘇東坡又不一樣。

三原是個小縣，四十五里跨越東西，六十三



宣統末年在上海辦報，從事革命工作時期的于右任，雖在中年，業已蓄了長鬚。

里縱貫南北，遶城一週，不過九里。但是她的歷史却相當悠久，縣城西北三十二里處的一座堯門山，曾由唐堯在山上鑿石爲門，附近的水谷就是蘇秦、張儀師事鬼谷子時住過的鬼谷，東北十里有黃白城，城裏曾築有秦朝的曲梁宮。唐高祖李淵的父親李虎，被追尊爲景皇帝，廟號太祖，陵曰永康，這永康陵就在三原西北十八里。浮陽鄉唐村里百鹿原上，還有規模龐大，葬了唐高祖跟他十六位皇子，兩位公主，以及楚國太妃萬氏的獻陵。西安一府，歷代古都，張良盛讚這一帶：「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東方朔也說過：「汧隴以東，商洛以西，厥壤肥饒，所謂陸海之地」的話，尤其後漢書作者班固的「西都賦」說得更好：

「左據函谷二嶠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

朱子詩傳推許這一帶的人情風俗，也說：

「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樸，無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而篤於仁義。」

山川鍾靈毓秀，證之中華民國的革命鉅子、開國元勳、大詩人、大書法家于右任，上列種種稱譽之詞，誰曰不宜？于右任可以說是民國時期「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的代表性人物。

死裏逃生托夢托孤

陝西涇陽斗口村，是于右任魂牽夢縈的故鄉，然而，誠如他民國二十五年歸省三原故居西關

斗口巷所寫的一首七絕：「堂後枯槐更着花，堂前風靜樹蔭斜，三間老屋今猶昔，愧對流亡說破家」。故居與故鄉所留給他的，恐怕唯有「淚濕關河百感生」、「今來更有傷心事」了。

三原于家的始遷祖，至今已不可深考。不過，可能年代相當的久，因爲，于姓一族雖然人丁不繁，世代務農，涇陽人還是習稱他們爲斗口于家的。斗口于家在滿清中葉還有五家，陝甘回亂以後就只剩三家了。于右任的曾祖父于志敏，生于奎、于登二子。于奎字象星，生一子名寶善，是爲他們那一家的大房，于登生二子亦即二房寶銘、三房寶文。大二三房的下一代更是祇有四兄弟，按照叔伯兄弟排行，三房于寶文生的于右任反倒居長，大房于寶善生的于伯行排二、于伯勤排三，二房于寶銘庶出的于伯靖排四，最小。他生在民前十九年（公元一八九三），比于右任小十四歲。

于右任誕生於遜清光緒五年己卯（一八七九），陽曆四月十一日，陰曆三月二十。原名于伯循，字右任，後以字行，奔走革命流亡期間，一度改名換姓叫劉學裕。筆名神州舊主、驢心、大風、剝果，又號太平老人。他出生在三原東關河道巷，且在三原就讀應試，所以就著籍三原人了。

堂伯父于寶善，伯父于寶銘和父親于寶文，由於連年天災人禍，農田灌溉艱難，迫於生計，小小年紀便遠離家鄉，出外經商。于寶銘到過南昌，又遠赴香港，于寶文只讀了兩年的私塾，十二歲那年便跟着他的大堂兄于寶善徒步入川，于

寶善把他帶到順慶，自己轉赴揚州、香港去了。于寶文從順慶輾轉到江津、岳池，被當地的一家劉家當舖所僱用。老闆劉子經，掌櫃馬丕成。馬丕成是明儒馬理的後裔，也是陝西三原人，基於同鄉關係，兼以于寶文一心向學，他就叫于寶文幫着他刻書、校對。這便是于寶文、于右任父子兩代發奮苦讀，傳爲現代佳話的因由。

于寶文在四川一住九年，方始回過一趙家鄉，那是在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左宗棠定新疆的同期。他回到三原，娶甘肅靜寧籍的趙氏爲妻。趙氏跟她父親、弟弟，一步步的從甘肅靜寧往關中走。走到了邠州和長武之間，不但乾糧喫光了，而且精疲力竭，實在支持不下去了。于右任的外祖父迫不得已，只好將脚痛難行的趙氏留在深山僻谷之中，免得牽連父子二人一道餓死。幸虧有一隊駱駝商人經過，憐憫趙氏一介女流，把她載在駱駝背上，追上了于右任的外祖父。交還女兒給他，還送了一點盤纏，趙氏這才能够倖免於難。

但是，這位往後有子貴爲監察院長，開國元老的老趙太夫人，一生命運，坎坷太多。她跟她父親逃荒到了三原，嫁給了于寶文，第二年便生下了頭角崢嶸的于右任。那時候，于寶文爲了生活問題，先已回四川去，趙氏便和于右任的二伯母房氏，妯娌二人苦苦維生。遠去他方的兄弟兩位，則于寶銘遠在香港，一年才寄一封信回家，于寶文是說好了必得三年才能回家打一轉。當時于家多災多難，生活艱苦，趙氏生下于右任後便體弱多病，她那兒等得及兩年以後丈夫歸來探看，

起先，因為生計窘迫，兩妯娌被迫遷回涇陽口村祖宅。不久，祖宅又被毀，再度避居村東灣子楊堡。某次，房氏歸寧，夜裏做了一個夢，夢見風雨凄其之中，牆頭有個婦人抱個孩子，一邊垂淚，一邊伸手相招。醒來情知兆頭不好。果然，等她回到夫家時，趙氏業已病危，當時家裏又沒錢延醫服藥。趙氏指着襁褓中還沒斷奶的于右任，傷心飲泣的說：

「這個孩子，我只好託付給二嫂了。我跟二嫂今生今世是妯娌，但願來生做二嫂的弟妹妻子，報答二嫂的大恩大德。」

房九姑娘偉大堅強

趙氏一病不起，于右任纔祇兩歲半，他因為母親生病而斷奶，營養不良，經常鬧病。他的二伯母房氏帶他到楊府村去就診，殊不料回到家裏一看，楊堡的房子又燬了。真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房氏無奈，唯有將姪兒于右任抱回她的娘家。

房氏是涇陽楊府村人，出身一個世代務農，食指浩繁的大家庭，她的伯父和父親，共總有十五名子女。房氏叔伯排行第九，人人稱她九姑娘。九姑娘十七歲就嫁到于家，成為于寶銘的妻室，由於于寶銘婚後不久便去了香港，和丈夫聚少離多，所以她終生未育。房氏住在娘家，始終都以撫養于右任長大成人爲己任，于右任曾經說過：

「我以一無母之兒，又處在單寒孤弱的家庭中，所以能成立爲人，幼不失學，可說全由伯母

房太夫人停辛伋苦而來。伯母之恩，眞是我畢生報答不盡的。」

而房氏與于右任之間，也有着同於母子的無限摯情。房氏娘家人口衆多，田裏的收成有限，多一個孩子，總也是一重負擔。但却由於房氏一向受人敬重，房家的人對待于右任，也莫不鍾愛，從來沒誰對他歧視過。反倒是村中一位多嘴多舌的老婆婆，「忠告」過房氏說：

「九姑娘抱了個病懨懨的姪兒，就這麼虛度一生，豈不是太沒算計了嗎？況且這孩子還有他爹，孩子他爹又祇這麼一個。就算妳辛辛苦苦的把他帶大，還不是爲別人辛苦。前些時聽說這孩子的二伯已經死在南邊了，九姑娘年紀輕輕的住在娘家，妳總不能喫一輩子見人往眼角瞟的飯吧？」

房氏當下就斬釘截鐵的回答她道：

「我這是受死者之託，保全于家的一塊肉，幾會指望過誰來報答？便算我連這個窮娘家也沒有，我那怕是去當傭人，也要把這個孩子帶大。倘若來日孩子的爹回家，把他帶走，我正好一了百了，遂了我削髮爲尼的心願。」

于右任在房氏無微不至的悉心撫養下，一天的長大，他跟他伯母娘家的人，相處得非常的好。往後他曾寫過歸省楊村外家紀實詩，如「朝陽依舊郭門前，似我兒時上學天，難慰白頭諸舅母，幾番垂淚話凶年。無母無家兩歲兒，十年留養報無期，傷心諸舅墳前淚，風雨牛車送我時」……都是真情流露，感人肺腑的佳構。古往今來的歸省外家詩，恐怕很難找到比他更好的作

品，何況他所歸省的還是他伯母的娘家呢？

房氏眞不愧爲一位偉大而又堅強的女性，一腔信念，滿懷愛心，再加上她的兄弟姊妹，內侄外甥對待于右任的一視同仁，不分彼此，竟使兒時的于右任，向他伯母問起了這樣一個天真的問題：

「怎麼家裏的兄弟姊妹都姓房，就祇我一個姓于的呢？」

於是房氏便把握機會，儘量的予他安慰與勉勵，向他說明他何以孤苦無依，依人而居。然後便鼓舞他說：

「你父親跟你伯父都是爲了求發展，圖事業，這才遠走幾千里，暫且一時顧不了我們的。孩子呀，你將來是要跟在牛屁股後頭放牛呢，還是學你伯父、父親的榜樣，男兒志在四方，立志遠游？」

于右任頓時就眉飛色舞的說：

「我要立志遠遊！」

陝甘回亂捻亂之後，關中百姓流離失所，田園荒蕪及半。有一段時期，農民利用空地，兼營畜牧副業，蔚然成爲風氣。于右任的一位表哥房敏事，用攢下來的歷歲錢買了一頭跛羊，不久便生了一胞小羊羔，使得于右任驚喜不置，纏着房氏也給他買一頭。房氏花了三百文錢，又買了一頭跛羊來。這原是由于右任兒時的一件寵物，詎料險些令他喪生以外，還給他得了個收羊兒的稱號。

牧羊遇狼進了學堂

那年冬季的某一天，六歲的于右任沒會稟明

房氏，他私自外出，跟一羣業餘的牧羊兒放羊去。他正在一座荒墳的東邊挖掘野紅根喫，驀的從荒草中竄出兩頭狼來，把一羣牧羊兒和好些羊隻吓得驚呼駭叫，東逃西散。于右任和表哥的那兩隻賊羊行動不便，急切難逃，被兩頭狼各攫其一，據墳大嚼。于右任猛一抬眼，有一頭狼正在墳西，跟他相距不過幾尺。正在間不容髮之際，被一位在田裏收割舊稻的楊姓村人一眼瞥見，他驚得神色大變，駭汗淋漓，揮舞着鐮刀一路飛奔的趕到，把于右任往臂彎裏一挾，扭頭就跑，他算是救下了險獸狼吻的于右任。可是，房氏却在家中驟聞警耗，沒命的趕來搭救，心中又急又怕，竟至兩脚痠軟仆倒地上，然後一病就是好幾十天。

由於這一次羣兒遇狼，使房氏的幾位兄弟起了戒心，他們決定與學設塾，以免孩子們藉放羊的名整天在外嬉遊。恰巧有一位第五先生（第五是複姓），以六十多歲的高齡想要出山當短工，他是一位宿儒，聞訊自告奮勇，擔任塾師。於是楊府村的私塾便在村裏馬王廟中設立了起來。第二年開春，于右任七歲了，他也成爲私塾裏的一名學生，正式啓蒙。

第五先生自己也是一名孤兒出身，他發現學生之中于右任每天準時到塾，準時離去。衣服雖然陋舊，但却經常保持整潔，和其他的塾童迥然不同。當他問明白了于右任的身世，便每每在于右任離塾的時候，拍撫他的頭頂，慨乎言之的說：

「世間的無母之兒，那能像你這樣的幸運呵！」

房氏把她所有的心力全都放在于右任的身上，可是她却要于右任永遠不忘他的生身母親。每一年的寒食節，她必定帶他去斗口村上墳。她一到趙氏的墳上便哭，哭時猶在祝告：

「孩子今年幾歲啦，都唸完幾本書了。」

聽得年紀還小的于右任也情不自禁悲從中來，放聲號啕，於是伯母與姪兒相互抱持痛哭一場。于右任說：「我聞而悲慟，讀書不敢不動。」

上過趙氏的墳後，房氏再帶于右任祭掃于家祖塋，並且一一的指點給他看，那些是舊墓，那些是新墳。斗口村和楊府村相距十二里，通常都是伯母娘家的舅舅們駕起牛車接送，偶或也步行往返。有一回，房氏和于右任在歸鴉聲中踽踽回去，于右任向他伯母問起他母親的面貌和性情，房氏想了想回答他道：

「最就叫人難以忘記的，就是你母親的面孔方方正正，厚厚道道，跟她的心腸一模一樣。」于右任再追問他母親的娘家，房氏講了上述的一段逃荒故事，然後再語重心長的說：

「我記得你外公曾經說過：你母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可是你母親畢竟還是短命死了，她只留下你這一支根苗，你到人世間來才兩歲半就家破母亡。孩子呀，要到那一天你才能發奮自立，使你母親也能在九泉之下含笑？」

從七歲到十一歲，于右任都在楊府村馬王廟的私塾就讀。直到于右任十一歲的那一年，房氏深感鄉下沒有好老師，她毅然決然的下定了決心，帶他回三原東關，投奔一位遠房的三叔祖于英。于英字重臣，娶妻張氏，在關中望重一時，交

游尤其廣闊。由於房氏力請，以及于英對於右任這位遠房姪孫也很賞識，他作了最理想的安排，命房氏帶着于右任住在三原東關他家。然後，送于右任到他的好朋友，名塾師毛經疇所設的私塾就讀。

一燈如豆父子夜課

毛經疇字班香，他和他的父親毛亞菴，字漢詩的，同爲關中一帶聲譽卓著的名塾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毛亞菴工詩能文，尤其擅長草書，他寫王羲之的「十七鵝」，頗有獨到功夫，對我國歷代十大書法家之一的于右任，影響實不在小。于右任曾在他的「牧羊兒自述」中提到他這一位太老師，他說：

「尤其值得記述的，是太夫子漢詩先生（亞菴），太夫子亦曾以授徒爲業，及年老退休，尙常常爲我師（按指毛經疇，亦即毛亞菴之子。一筆者註）代館。他生平涉獵甚廣，喜爲詩，性情詼諧，循循善誘。自言一生有兩個得意門生，一是翰林宋伯魯，一是名醫孫文秋。希望我們努力向上，將來勝過他們。（他）對我的期望尤殷，教導也特別注意。太夫子又喜作草書，其所寫是王羲之的「十七鵝」。每一個鵝字，飛、行、坐、臥、偃、仰、正、側，個個不同。字中有畫，畫中有字，皆宛然形似，不知其原本從何而來？當時我也能學寫一兩個，但是現在已記不得了。」

于右任對毛經疇也很佩服，他跟毛經疇學詩文，讀經書，同時也學到了他那種專心一志的治

學精神。而毛經疇却經常都在自謙的說：

「我沒有什麼長處，祇是勤能補拙。」

在毛經疇的私塾裏，一唸便是九年。入塾未幾，于右任便開始作古近體詩，但是這位我國當代的大詩人，對於古詩源、詩選，唐詩三百首裏的作品興趣却並不很高。反倒是有一天私關毛老師書架上的天文山（天祥）、謝疊山（枋得）的詩集殘本，讀後深覺其聲調激越，意氣昂揚，滿紙都是家國興亡之感。這才詩興大發，不吐不快，竟而成為近代中國的詩壇祭酒。其實，他滿腔的愛國熱忱，革命思想，也就在這一段時期生根萌芽。

于右任嘗說：他之所以得窺學術門徑，實以得益於庭訓為多。因為在他隨房氏遷往三原東關以後不久，他的父親于寶文從四川回來了，同年他的繼母劉氏亦來歸，于寶文偕續絃夫人在東關石頭巷賃屋而居，于寶文一生自修極勤；他真不愧為一位儒商，曾經博覽羣籍，又能常年苦讀不輟。于寶文抄過全部史記，點過兩遍十三經，還曾輯修家譜，選輯三卷治家語錄，于右任認為他父親的見識實在一般科舉中人之上。他這次返鄉續娶，在三原住了不到一年，每天夜晚都跟于右任一燈如豆，讀到深夜，書讀不熟時便整夜不睡。而且父子相互背誦，于右任背書時向他父親一揖，他父親背書則向書本作揖如儀。于右任曾有一首好詩描寫當年的情景。有謂：「發奮求師習賈餘；東關始賃一椽居，嚴冬漏盡經難熟，父子高聲替背書。」

雖然于寶文在東關又建立了新家，但是于右

任却仍依房氏而居，可能是于寶文只租了一間房（東關始賃一椽居），而于右任和他伯母又一日不可或離的關係。房氏對于右任的功課督促得也嚴，爲了想讓他多讀點書，每天捱到三更才睡。偶或于右任犯了什麼小過失，或者是聽說他在私塾裏和同學嬉戲，房氏便會一連幾天爲之悵悵寡歡。所以于右任曾追憶的說：「其愛護之心，和嚴正之氣，至今夢寐中猶時時遇見。」這話可是在民國二十七年，于右任六十歲，在當監察院長時所說的。

于右任十二歲那年，于寶文攜同繼室劉氏再去四川，劉氏在四川綏定府東鄉縣（今之宜漢縣）生了一個女兒，是爲于右任的長妹仲華，後來嫁給渭北名士周鏞。——于右任則仍舊和他的伯母同住。

于寶文在店舖裏當夥計，一年只有幾十兩銀子的薪水，他又喜歡買書，一回家鄉還得還債，經濟情況相當的艱窘。房氏和于右任後來搬到三原東關渠岸喻家租了一間房子住，雖說不至於挨餓，可是青黃不接的時候，連食鹽都買不起。渠岸喻家的前院是一戶爆竹房，于右任爲了貼補家用，添購紙筆，他便利利用課餘之暇到爆竹房去做零工。他學會了做爆竹、打砲眼和裝藥線，每做一盤爆竹可以得一個制錢的工資。他一天能做三四盤，賺個三四文錢。有時候，一文錢去買一顆糖，在他來說就已經是很奢侈的享受了。

董眼闖禍愧對故交

十二歲那年又一度大難不死，這次是爆竹房

起火燃燒，燒死了老闖的全家大小。于右任的臥室和爆竹房相毗連，熊熊烈火燒到他隔壁剛好戛然而止，使睡夢中的于右任倖免於難。尤其是第二天一早跑到爆竹房的瓦礫堆裏一看，牆腳赫然還有三大壘火藥，伸手摸摸，壘上的餘熱還沒有退。幸虧壘上蓋着石板，不曾被大火燃及發生爆炸，否則，後果之嚴重不堪想像。

爆竹房焚燬後，半工半讀的于右任沒了收入。當年滿清學官訂有考課制度，獎勵八股作得好的學生，獲選者一律發給相當數額的現金獎勵。十三歲的于右任鼓起勇氣到三台學古書院參加考課，頭一次就得了獎金二錢銀子，可以兌換二三百三十枚制錢，對於他真是一份莫大的榮譽與鼓勵。這以後他便經常參加，不時獲得錄取，自此家庭經濟也漸漸的寬裕。光緒二十五年甲午（一八九四）于右任十六歲，于寶文能在三原西關斗口巷購置一幢新宅，跟于右任的月課收入自亦不無關係。

于右任的學業進步頗速，所以在他十五歲那年就有同學勸他應試，但是他的三叔祖和他父親都不贊成，唯恐他荒廢了學業。所以他要到十七歲時，趙維熙當陝西學政，方始以案首進了學，進學以後，在私塾裏的功課就自由得多了，他可以自己選擇該讀什麼書，老師不過偶或加以講解，或是從旁督促。又過了兩年，毛老師乾脆告訴他說：

「你的學業已小有所成，應該更益一境，從名師遊，有以深造。」

于右任對老師的囑咐奉命唯謹，他開始進入

書院住讀。三原的宏道學院、涇陽的味經書院和西安的關中書院他都住過。治學開始有他自己的門徑，興趣也越來越廣泛。詩賦經解可以應付裕如，祇不過于右任作八股文係以書、禮、史記、張子正蒙等書為本，注重說理，不講究詞藻，跟當時的風氣不相合。往往會有人疑心他是在抄襲明朝的八股文。因此他在各書院參加會課，經常名落孫山外，不是措榜，就是排倒數第二，使他長期悶悶不樂。其實是他的八股文沒有遇見識貨的，「西北奇才」于右任，一直要到葉爾愷出主

陝西學政，方始脫穎而出，嶄露頭角。但是，于右任却在這一段出不了頭的時期裏，結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學友，往後都會給予他不少的幫助。例如涇陽柏惠民，豪放不羈，家境殷富，于右任逃亡上海，繼神州、民呼、民吁之後再接再厲辦民立報，這位老同學便挾巨資專程往訪，助于右任八千元巨款，又捐助革命經費一萬大洋。又如周鏞、周錡三兄弟，俱為渭北名士，于右任流浪在外，三兄弟代他照料家中，勤勞奔走。他兩度自滬潛回省親，葬父，都靠周鏞多方護持，方始不曾遭到清吏的毒手，周鏞其後又成為于右任的妹夫。還有曾為于右任排印「半哭半笑樓詩草」的涇陽孟益民，詩集出版險些使于右任慘罹殺身之禍，孟益民為這件事很不自安，竟至辭了三原官書局的差使。又有一位攝影界的前輩綽號「董眼」，庚子（一九〇〇）前後便往返關中與上海之間，名為採辦照相器材，實則私運革命書報。曾有一次于右任請他拍一幀不打辮子的散髮照，有人阻止他道：

「你要身家性命不要？」

董眼却昂昂然的答道：

「要的時候再講！」

散髮照拍好，董眼自覺滿意，到處宣揚他的技術高超。殊不料竟被清吏奪了去，複印出來遍發各地，按圖捉拿「逆豎昌言革命，大逆不道」的于右任。——董眼闖了禍，愧對故交，竟然不知所終。

請岑春煊手刃慈禧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于右任二十歲，他和高仲林女士成婚。也就在這一年裏，北京城發生了轟動中外，震撼人心的百日維新，戊戌政變。以慈禧為首的守舊派捲土重來，康有為梁啟超去國，光緒被囚瀛台。同年，素以學問淵博著稱，尤好講求新學的葉爾愷出主陝西學政。他幕府中的葉瀾、葉瀚都是東南知名之士。陝西學政衙門一向設在三原，葉爾愷下車伊始便觀風全省，他出了好幾十道題目，各門學問一概俱備，限一個月繳卷，要看看關中都有些什麼人才？

于右任在一個月的限期之內一連作了十九篇章，時值隆冬，他房裏並未起火，因此那十幾篇文章真正是呵開凍墨，瑟縮而成的。墨色濃淡不一，連自己看了也覺得潦草。于右任以為他的文章斷難獲得葉學政的青睞。殊不料，葉學政對于右任大為激賞，評語中居然出現了「西北奇才」四字。

葉學政頭一次傳見于右任，對他備致嘉獎之外，還取出一部薛福成所著的「出使四國日記」

，殷切勉勵于右任目光要放遠些，多多留心國際情勢，臨別的時候還特意關照他說：

「這書我祇帶來一部，閱讀過後，莫要忘了繳還。」

「一登龍門，身價十倍」，于右任二十歲便嚐到了這種況味。葉學政目他為「西北奇才」，遂使關中學子對他刮目相看，衷心仰慕。于右任聲譽鵲起，人人說他來日必成大器。當葉爾愷任期屆滿，沈衛繼其任。時值陝西連年荒旱，餓殍遍野，沈衛先在東南一帶募集了一筆鉅款，他要到三原開設一升粥廠，救濟災民。沈衛希望能找一位青年有為之士負責主持，于右任的老師孫芷沅便介紹他去。沈衛立即委派于右任為粥廠廠長，這是他平生首次任事之始。

于右任主持粥廠，賑濟災民，一切事務都辦得有條有理，盡心盡力。由於每天和鳩形鵠面，飢啼寒號的災民相處，使廣大社會最悲慘的一面，全部呈現在他的眼前。本那人溺已溺之心，便激發了他的俠義襟懷。于右任宵旰憂勞，日夜忙碌，竟至於累出了一場病來。他這份工作做到第二年麥子將熟時，救活了無數的災民之外，居然還有餘糧分發給飢民而宣告圓滿結束，證明了這位西北奇才畢竟確有治事的長才。最難能可貴的是廠裏那二十餘名民伕，經過于右任將近一年的訓練，都成為了能力很強的工作幹部。粥廠取銷，于右任由沈學政保送到陝西中學堂繼續學業，這一批好幹部就唯有「割心割肝般的遣散」。

庚子（一九〇〇）之春，于右任進了陝西中學堂。學堂設在西安北院，總教習是江夏丁保樹

，精通經史，從而講解得非常詳盡。于右任從游半載，着實獲益非淺。可是，不久便有庚子拳亂，慈禧、光緒出奔西安，以北院為兩宮行在，學堂只好停辦。全體師生還得衣冠整齊，出城迎駕。于右任和老師同學們跪在路旁，足足跪了一個多鐘頭，等聖駕通過，方始由人喝令起立，使他極不甘心，他在既愧且憤的情緒下，竟然上書新任陝西巡撫岑春煊，請他手刃慈禧，再行新政。這一封要他全家性命の上岑春煊書，虧好被他一位同學王炳靈發現，極力勸他不必白白的犧牲，方才燬去。事後，于右任自己也承認這是一種很可憐的幼稚思想。

西北奇才革命鉅子

三原小學家朱先照，自小學入手治經，又從自然科學入手治西學，在當年是第一等的大手筆。朱先照說他是明朝秦愨王朱棣的後裔，滿懷種族思想，最喜歡在講學時闡揚明末遺老精神。他是陝西提倡新學最力而又最澈底的學人，更是于右任矢志革命的啓迪者。他曾經和朱芷沅發起天足會，創設勵學齋，集資購買新書，有以開通風氣。庚子那年，于右任因學堂停課而輟學，剛好有莫安仁、敦崇禮兩位牧師在三原傳教。于實文向他們借了些萬國公報、萬國通鑑來看，于右任也不時涉獵，藉此懂得了些世界大勢，國外情況，嚮往新學的心，也就越來越熱切了。當他獲知關中革命先進朱先照正以新學授徒，他便拜在朱先照的門下。更進一步的問業於朱先照的盟弟，以經學家而兼擅詞章的毛昌傑。得了這兩位名師

的指點，于右任的眼界越來越寬，思想越來越新。從此以後，治學不再以詞章考據為限。他的同學茹欲可、程運鵬平時喜歡讀曾國藩、胡林翼的遺集。有一次，朱先照便以醍醐灌頂之勢，提醒他們說：

「曾胡的文章雖佳，題目則差，請你們留意。」

這句話，給于右任很大的啓示，使他聽後大為感動。西北奇才，開始在轉變而成西北革命鉅子了。咸陽劉光黃，一向是關中經學家的領袖，他是味經書院的山長，以經世之學授士，和康有為並有南康北劉之名。戊戌政變，劉山長感憤萬端，他曾遙祭譚嗣同等六君子，因而被清吏嫉視。一般學子唯恐惹禍上身，莫不對他敬而遠之。唯有于右任，在戊戌十月謠詠朋興，劉山長處境極險的分際，前往謁見。劉山長一看到他來謁，便十分詫異的問：

「你爲什麼備在這時前來就我？」

于右任却敬謹答道：

「正惟此時，我乃來就先生。」

他的勇氣與決心，使劉山長深受感動。他對于右任格外優待，悉心教導。師生二人在風聲鶴唳中相處一個月，終以劉光黃解職遞返烟霞洞，方才依依不捨的告別。

由朱先照啓迪，經由庚子八國聯軍之役，辛丑和約的刺激，于右任的民族思想，日漸抬頭，革命決心，也相形的趨於堅定。他開始有了憂國憂時的詩作，和排滿革命的議論。八國聯軍盤踞北京肆虐時，庚子拳亂的罪魁禍首，山西巡撫滿人

毓賢，帶着他兩個弟弟和家人，在三原東里堡鑿窟待罪。三兄弟頻頻的在清涼川、唐園等地作詩題壁，一腔孤憤，寫作倒還不錯。但是二十二歲的于右任却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對於毓賢的誤國貽羞極其憎恨。他曾在毓賢之弟毓俊的題壁詩旁，作詩一首痛加駁斥。中有「乃兄已誤人國家」之句，就由於這一首詩，使于右任引起陝甘總督滿人升允的戒心。

陝西興平、武功一帶，是周朝奠基之地。歷代以降，名賢名將輩出，亦所謂人文薈萃之所，于右任早就想前往一游。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他二十四歲，恰有興平知縣楊宜瀚委託于右任的妹夫周錫，禮聘于右任前去教他兩個弟弟的書，於是于右任欣然前往。楊宜瀚本是四川名士，曾經于役新疆多年，他限于于右任相處得非常之好。同時，那也是于右任詩興最濃的一段時期，所以他有許多慷慨悲歌，抨擊時政之作，諸如雜感第一首：「柳下愛祖國，仲連恥帝秦，子房抱國難，椎秦氣無倫。報仇俠兒志，報國烈士身，寰宇獨立史，讀之淚盈巾，逝者如斯夫，哀此亡國民！」又如「署中狗」：「署中象爾當何用？分噬吾民脂與膏，愧死書生無勇甚，空言俠骨愛虛騷！」這些詩句，痛快淋漓，扣人心弦。當滿清朝政日非，大局糜爛之時，不啻有筆力千鈞之勢，掃開了人們內心中的悲憤和苦悶。因此，每首詩出，都不脛而走，爲西北人士所爭相傳誦，擊節高歌。于右任的詩激起了沛然莫可禦京的革命浪潮，使陝甘總督升允以次的清吏一概爲之驚駭股栗了。于右任的一位好朋友孟益民

，性英敏，喜工藝，以「新工人」自居，曾經由陝西學政衙門遣往上海學習鉛印石印，學成以後回到三原，負責學署官書局的印刷部門。他每一讀于右任的詩便拍手歡呼：

「痛快痛快！」

半哭半笑亡命南來

有一天，另一位朋友姚伯麟在一旁問他：

「你能把這些詩排印出來嗎？」

孟益民脫口而出的說：

「有何不可？」

三言兩語，于右任的第一部著作：「半哭半笑樓詩草」便這樣印出來了。而且大有一紙風行，洛陽紙貴之概，但却差點兒讓于右任送掉了腦袋。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一九〇三），二十五歲的于右任先有雙喜臨門，突然又飛來了天外橫禍。那一年他應鄉試，中了第十名舉人，而東主楊宜瀚又升任商州知州，他請于右任同往担任商州中學堂監督（校長）。可是就在同年年底，三原知縣滿人德銳密報陝甘總督升允，指控于右任的「半哭半笑樓詩草」譏諷時政，他說于右任是革命黨。升允對於右任早就心存忌刻，認為他是個「形跡可疑」的革命份子。獲報後立即以「逆豎昌言革命，大逆不道」的罪名奏報清廷。這件事情迅即被于右任的同學李秉熙之父李雲貴所獲知，他趕緊就去找于右任的父親于寶文商量，如何遣人送信，叫于右任從速逃生？

轉眼之間，時序已經進入光緒三十年甲辰（

一九〇四），由於北京城裏的貢院在八國聯軍之役中燬之於火，我國歷史上最後一次的春闈，臨時改在河南開封貢院舉行。時任商州中學堂監督的于右任，已經把校務交由李儀祉、茹欲立代理，他正在馳往開封赴試的途中。在那一髮千鈞之際，于寶文和李雲貴主張立派專差趕赴開封報信，但是也有人認為官家交通便捷，電報更快，那是無論如何都趕不及的，因而何必多此一舉。幸虧于寶文、李雲貴抱着盡人事而聽天命的心理。由李雲貴找到一名認識于右任的信差，重金懸賞，命他日夜兼程，在七天之內趕一十四天的路程，到開封找到于右任。李雲貴叫他知會于右任獲訊後馬上就到河南禹州，李家所開設的一月商號內暫避。

這位信差果然不負使命，如期趕到了開封，却是苦於不知于右任的住處。他正待打聽，一眼瞧見于右任和他的一位同學南右嵩，因為在客棧中忽然覺得悶得慌，相偕出來逛街。信差大喜過望，急急忙忙的知會于右任趕緊逃跑。于右任原想寅夜出城，巨耐城門已經關閉，他只好硬起頭皮等到次日凌晨，城門一開就坐雞公車離城遠颺。由於他久已想到上海會晤革命志士、新學人物，所以他沒有聽從世伯李雲貴的囑咐，他不去禹州，直奔上海。

新春拜年，陝西和河南的風俗大致相同。拜年的只須將大紅名片貼在人家牆上，就算盡了禮數。于右任在逃離開封臨出客棧的時候，先就揭下了二十幾張別人的名片。沿途遇到有人盤詰，他便拿出一張名片張三、李四的胡亂搪塞，居然

被他應付過去二十幾道關口。他由開封坐獨木輪的雞公車到許昌，攀登一列南下的火車。匿身火車頭後面的煤車裏，到了駐馬店，再換乘客車到漢口，二十幾張名片至此全部用光。

當天，就買了一張赴上海的輪船票，附輪東下，絕不停留。唯獨到南京時潛下船來一次，于右任遙拜明孝陵，還作了一首「感奮成詩」，詩云：

「虎口餘生亦自矜，天留鐵漢卜將興，短衣散髮三千里，亡命南來哭孝陵。」

一到上海，他便直入法租界，下榻三芳閣客棧。

傳聞棄市痛哭一場

在開封，則清廷下詔革于右任舉人，嚴加通緝，「無論行抵何處，拿獲立即正法」的密旨，早已電達西安。升允獲旨馬上派員趕赴開封拿辦。這批專差到達開封時，于右任離城纔祇三四個鐘頭。如狼似虎的清吏逮到了于右任的老傭人吳德，將他嚴刑拷打，吳德抵死不招。還有限于右任同往開封應試的三位要好同學，王文海、王存厚與朱志彝，也受到了牽連，被清吏一路追到鞏縣。三人就逮，無辜拘押了個把月。

早在于右任中舉的那一年上，住在三原東關的房氏，家中忽然來了稀客。那是于右任的表叔趙德麟，他帶來了噩耗，于寶銘早在廣州病逝，他曾在外娶了一房妾，也就是于右任的庶伯母劉氏。劉氏在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生了個兒子，取名伯靖。于寶銘死後，劉氏帶着于伯靖回南

昌，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她也死了。于伯靖時年十一歲，由表叔趙德麟把他帶到三原故鄉歸宗。于右任他伯母房氏的命實在很苦，一手帶大的姪兒出人頭地中了舉，方是一喜，又為逝世已久的丈夫放聲痛哭。可是家人戚友却還在口口聲聲的向她道賀，說是：

「這個孩子自天而降，他是上蒼遣來報償妳一生苦節的。」

當同年歲抄清廷下詔拿辦于右任，三原一地謠言滿天飛，都說于右任已經在西安菜市刑場殺了頭。親朋戚友唯恐清吏下毒手滅門抄家，力勸房氏暫且避一避。于寶文逃到了淳化，房氏却不敢不走，她說：

「這種喘喘殘殘的日子，有什麼可留戀的？不如跟他母子二人一道死了吧。」

她所謂的他，指的是于右任。

然後，房氏痛哭流涕，為于右任悲，再請人上西安，收于右任的「屍」。瀕行時還在叮嚀的說：

「他的『屍首』收回來了，如果我已死，就把我們兩母子都葬在他娘的墳裏。」

事後，證實于右任不但沒死，還安然無恙的到了上海，房氏這才放下心來。她送于伯靖入學，用當年撫養于右任的心力，再來撫養這個十一歲的遺孤。——她確實是一位標準的賢妻良母。

于右任傳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于右任榮任交通部次長，代理部務，他曾將房氏迎到上海，相聚了兩年，樂也融融。終以房氏思念涇陽楊府村的兄弟姊妹內侄外甥一大家人，她又回到了涇陽。民七

（一九一八）到民十（一九二一）于右任出任陝西靖國軍總司令，她們又團聚了兩年多，自此就不會再會過面。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房氏病逝三原，享年七十歲，于伯靖隨侍在側，但她仍不及和于右任暨諸姪孫見最後一面為憾。她的遺囑很簡單，她要于右任時刻在意孩子們的學費

，不論經濟狀況如何拮据，也不能讓孩子們失學。于右任曾經給她寫過一篇「先伯母房太夫人行述」。他在行述之末，還曾誠心誠意的寫着：「倘當世立言君子，錫以宏詞，以貽來世。銘感之私，更無暨極！」（未完待續）

中外文庫

中外人物專輯

雷嘯岑等著

第五種

第二輯

最新出版 定價拾捌元

中外人物，向為中外雜誌最大特色。執筆名家，陣容之堅強，極一時之選，既富史料價值，又饒有閱讀趣味，篇篇都是膾炙人口，百讀不厭的佳構。頃應各地讀者要求，繼續編輯富有代表性的名家雷嘯岑、易恕孜等傑作十餘篇。印行中外人物專輯第二輯。本書現已出版，訂價十八元。

「中外人物專輯第二輯目錄」

- 雷嘯岑：楊永泰龍蛇起陸
- 徐荻芬：慈禧的一生
- 姚蒸氏：鄧家彥口述革命珍聞錄
- 高鳳英：蕭伯納絢爛一生
- 王成聖：達賴十三世的悲劇
- 王培堯：林覺民伉儷情深、梁任公秘密戀史、羅癭公與程硯秋。
- 易恕孜：白石老人的詩書畫篆刻
- 王俊士：丘逢甲和廣州光復
- 趙淑敏：黃仲則綺懷不了情
- 林可如：十年侍從眼中的希特勒